

秦始皇

嬴政

作者：荣真
主编：青羊

开朝帝王全传书系



学苑出版社

开朝帝王全传书系之一

青 羊 主 编

秦始皇——嬴政

荣 真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K19/21
秦始皇——嬴政/荣真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1
(开朝帝王全传书系;1/青羊主编)
ISBN 7-5077-1066-1

I. 秦… II. 荣… III. 秦始皇-传记 IV. 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047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大厂县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9.75 印张 244 千字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册

定价:14.60 元

前 言

历史的变幻，确如波翻浪涌，诡谲莫测。

封建帝王在现代社会从被批倒批臭“封资修”时的晦暗的“帝王将相”，到改革开放以后频频在影视上面亮相并且急剧升温的枭雄霸主，经历了一个炎凉骤变的过程，令人既茫然无措又啼笑皆非。

帝王是什么？是封建社会大地主阶级剥削势力的最高代表，还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进步力量的中坚，抑或竟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粒微尘、仅仅是个人得失命运的牺牲、至多只能折射特定时代的人生悲欢？也许全是，也许并不全面。

起码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一个朝代初始时所呈现的上升趋势中，帝王以及以帝王为核心的新兴地主阶级往往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于是，一方面，我们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往往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却无疑也是站在人民的反面，并且也在有意无意地促进着历史的发展。

历史是发展的。改朝换代虽然并不标志着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但是却无疑正标志着历史向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无疑正标志着一种旧制度的彻底消亡和一种新制度的诞生。新的应该优于旧的，将来必胜于过去，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期待着从开朝帝王的生命中看到相对的新时代到来的端倪，并由此而寻找到哪怕一点点历史递嬗的潮讯。

传以传人。

传应该怎么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传可谓多矣，然却只能别以风格，无法分出高下。对于读物的选择，

其实犹如人们对于食品的选择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因此，面对五花八门的人物传记，我们也只能听之任之。

但是，考察任何一件事物，最起码的标准与原则是不能也不应该丧失的，正如我们去选择水杯，对质地、形状、花色的爱好，各个购买者可以多所不同，但他们无疑定会坚持一个标准，那就是这杯子能够盛水。

人物传记是写人的，并且通过写人标榜某种精神、传播某个时代；因此它所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把人写活、写透、写全面、写准确。把人写全面很容易（当然受某种条件限制也可能写得片面），写得既全面又准确也不难，但是要把人写全、写准、再写透，便难了，而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把人写活，则更是难上加难。把人写全需要苦功，把人写准需要识见，把人写透需要颖悟，把人写活需要才情。一位普通的传记作家，能下苦功拥有识见是基本条件，而对人生、社会能够知之甚深、大彻大悟，则不但需经磨砺，而且尤要修行；在这个层次上，如能胸怀时代，和传主同步呼吸、命运与共，全神贯注其中、灵魂徘徊其外，从而通过传主的言行颦笑喜怒哀乐传达历史破解人生，那当是神人妙笔，非常人之所能及。

我们不吝苦功，不乏识见，并寄望在此基点上向更高更难的层次上攀登。因为我们是唯美、唯好、唯完善主义者。

中国的传记文学，至朱东润先生而达顶点。缜密苍拔的《张居正大传》、纵横捭阖的《陈子龙及其时代》和舒缓而又深情的《李方舟传》，倾倒了上下几代人，使人沉迷。一个个以命运冲击强力的失败者，使朱东润先生孤愤中掺杂着颤抖，无奈中渴望着抗争。

然而，朱先生与他笔下的传主一样，特定的命运重塑着特定的性格，而特定的性格也决定着特定的命运。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权力持有者，一个个可以以个人的意志、愿望、爱好、见识支配权力、建立制度、治理国家、统领天下的开

国皇帝。我们希图把历史作为一个舞台，看他们随意跳出的各自的舞蹈。

撰述过程中，我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窥视传主的特定的时代，并由时代而人生、由人生而性格、由性格而心理、再甚而由心理而潜意识的探索轨迹，展开帝王们的特定的心理世界。然后，让读者去领悟，去评说，去得到应有的教益和启示。能如此，则是编者的欣慰。

青 羊

目 录

○第一章 世事和身世.....	(1)
一、箕豆同根.....	(1)
死亡与新生/赵政由来	
二、迷离的身世.....	(8)
第一块基石/游说咸阳/求姬献姬	
三、离赵归秦.....	(20)
兵败邯郸/异人脱逃/嬴政归秦	
○第二章 亲政伊始.....	(25)
一、雍城的叛乱.....	(25)
加冕之礼/嫪毐入宫/山雨欲来/车裂嫪毐/茅焦强谏	
二、吕不韦案.....	(32)
编纂《吕氏春秋》/“义兵”之论/君道无为与以民为本/出击 六国/吕不韦自杀/吕不韦案的真相	
○第三章 天亦有情.....	(51)
一、大势所趋.....	(51)
经济的驱动/四海一家/人心的向背	
二、历史的“情郎”.....	(59)
以农为本/杀伐当先/专制集权	
○第四章 网罗人才.....	(67)
一、仓中之鼠.....	(67)
李斯入秦/初谒秦王政/力谏逐客	
二、敢骂秦王的人.....	(74)
入秦逃秦/《尉缭子》/参与决策	
三、织网人.....	(81)
兵索韩非/君权至上/韩非之死	

○第五章 横扫六合	(92)
一、亡韩灭赵	(92)
灭韩/渔翁得利/两番受挫/反间破敌/邯郸复仇	
二、马踏燕蓟	(101)
燕太子丹/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秦王复仇	
三、荡楚平魏	(109)
水灌大梁/楚国的“复兴”/平定荆楚	
四、归于一统	(117)
强齐的衰败/兵进临淄	
○第六章 作制名法	(122)
一、帝号与水德	(123)
称帝除谥/舆服制度/崇尚水德	
二、尊君卑臣	(131)
废分封,立郡县/秦郡县的组织形式/金字塔	
三、专任刑法	(145)
从历史到现实/编纂法典/酷刑种种/以法治吏	
四、治民之法	(159)
收兵铸金人/大移民/更名民曰黔首	
五、经济战略	(171)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黔首自实田/上农除末	
六、文坛悲欢	(182)
书同文字/分封之争/下令焚书/罪恶的先例	
○第七章 南征北讨	(198)
一、长城的诉说	(198)
剽悍的胡人/丞相的意见/大漠荡征尘/第四次巡游/大道	
如青天/万里长城今犹在/一君功成万骨枯	
二、兵进南国	(219)
五尺道的尽头/岭南的诱惑/兵发岭南/开凿灵渠/南国捷报	

○第八章 封禅求仙	(231)
一、泰山封禅	(231)
封禅由来/峰山刻石/登临泰山	
二、敬神与寻仙	(238)
鬼神之祀/神仙之说/寻仙求药/坑杀儒生	
○第九章 大厦将倾	(258)
一、帝陵倚骊山	(258)
神秘的帝陵/东方奇观	
二、大兴土木	(265)
咸阳帝宫/修建阿房	
三、横征暴敛	(273)
滥役民力/赋敛无已	
四、屡陷险境的祖龙	(279)
博浪沙遇刺/民怨沸腾	
尾声:最后的巡游	(288)
秦始皇年表	(292)
后记	(301)

第一章 世事和身世

公元前 210 年的阴历七月，在距秦都咸阳还很远的沙丘平台（在今河北巨鹿县东），秦始皇嬴政死了。

表面看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百官依然奏事如故，始皇帝的车驾也照常行进在蒸人的暑气中，宛若一片五彩斑斓的流霞。这片“流霞”体现着天子高贵不凡的气度，也象征着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曾吸引了多少世人艳羡、嫉妬和畏惧的目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见到它开始萌发了要取代始皇帝的念头；“威加海内”的刘邦见到它也曾大发“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而今，曾横扫六合席卷八荒的秦始皇再也不能乘车巡游天下、威镇万民了，他只能静静地躺在辒辌车内的棺中。

始皇帝的车驾就这样碾过赵地——沙丘平台原属战国时赵国领地——向咸阳的方向驰去。于是，历史不仅记住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死于赵地，而且记起了他生于赵地；记起了在他出生那一年爆发于秦赵两国之间的那场空前惨烈的大战；记起了他最早的姓名——赵政；记起了同其一生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第一次政治活动也发生在赵国……

生于斯，死于斯。秦始皇的生命的和政治的车驾，实际上都是从赵地启程的，而今又都在赵地归于终结。

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平面的圆。

一、箕豆同根

死亡与新生

晋东南，山峦起伏，巍峨险峻。2200 多年前，这里有一座小城

邑——长平(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它就是爆发过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长平之战的地方。

秦昭王在位(前 306——前 251)的时候,地处西部的秦国进一步强盛起来,逐渐走上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当时,南方大国楚国的鄢(故址在今湖北宜城东南)、郢(故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已被秦军攻占,昏庸的楚怀王被幽死于秦。在东方,秦加入诸侯联军,在名将乐毅的指挥下攻破齐都临淄(故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连下齐国大小 70 余城,曾经称帝的齐湣王亦被杀死,齐国由此而衰败下去。在中原,韩、赵、魏三晋亦曾多次为秦军所败。此后,秦国开始实行秦相范雎的远交近攻的新战略,派出重兵挺进中原,连续不断地向韩国进攻。很快,被秦国认为是“心腹之患”的韩国就先后失掉了少曲(在今河南省济源县附近)、高平(在今河南省孟县附近)等十余座城邑。公元前 262 年,秦国大名鼎鼎的猛将武安君白起指挥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邑(在今河南省沁阳县),彻底切断了韩国腹地同其上党郡(郡治在今山西省长治市以北)的联系,上党的形势遂危急起来。郡守冯亭举郡降赵,试图以此换取韩赵结为一体,挡住秦国的进攻。于是,形势迫使赵国同虎狼之秦进行正面的军事抗衡,以争夺军事要地上党。

赵国派名将廉颇到长平指挥战事。廉颇不愧是经验丰富的杰出将领,他根据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制定了坚壁固守的作战方针。秦军在取得了几次微小的战绩之后,在赵军坚韧的防守面前便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直到公元前 260 年,秦、赵两军依然十分艰苦地在长平相持,秦军的将领们还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当时的秦相范雎,为了改变秦军在前线久攻不克的局面,决心拔掉廉颇这颗大钉子。他派人持千金潜入赵国行反间计,散布说:“秦国人就怕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做赵军统帅,廉颇好对付,他就要向秦军投降了。赵王早就不满意廉颇坚壁固守的策略,曾几次责备过他,如今听到秦人的反间之言,便愚蠢地相信了,撤掉了廉颇,改

派赵括到长平指挥前线战事。

赵括是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之后，虽然饱读兵书战策，但只会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七月，年轻气盛的赵括一到长平，立即违反廉颇筑垒坚守的作战方针，命令赵军大举出击。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以灵活的运动迂回的战术迎敌，在正面佯败退却，然后坚守壁垒，使气势汹汹的赵军无法向前推进。同时，秦军的两支奇兵已将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切断，并将赵军分割为二，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惊惶失策的赵括又下令全面收缩，坚守待援。

两个月以后，陷入重围的赵军援尽粮绝，《史记·白起列传》说：“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赵括困兽犹斗，亲率锐卒出壁与秦军搏战，中箭身亡，赵军大败，40余万兵马向秦军投降。秦军统帅白起以防止“赵卒反覆”为由，除放掉240名年龄尚幼的战俘外，40余万降卒尽被坑杀在山谷之中！

就在秦赵两大敌国在长平满怀仇恨拼死厮杀的时候，在赵国的邯郸，一位赵国的“豪家女”正孕育着一个秦国王室的后代。在充满了仇恨的惨烈气氛中，一个幼嫩的新生命，就要诞生了。

历史在这个可以说是由两大敌国共同缔造的生命的背后，搭设了一幕极为壮烈和复杂的社会场景：诸侯割据，森严壁垒，使关隘阻隔，严重阻碍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而无休无止的战争消耗着也毁灭着巨额的社会财富。人民遭受着空前的劫难，田园丘墟，饿殍遍野，生者亦与鬼域为临。因此，人民迫切希望尽快结束战乱，迎来一个能使人自由喘息的太平盛世。而一些思维敏捷并十分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们也积极要求结束战乱，使天下尽快“定于一”。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欲结束战乱，实现社会安定，只能以战止战。”在推进统一的诸因素中，诸侯的相互兼并是最主要的原因，统一是兼并的结果”（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上册，第224页）。于是才发生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才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合纵连横，才有了乐毅伐齐、丹阳之战

和攻克楚郢等等一系列的战争。而秦赵长平之战不过是统一之链上的一个最大的环结而已。

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并不是历史特意为这个胎儿自身搭设的，它公平地矗立在每一个人的背后。但是，社会发展的不完善使每个人所能具有的生存条件都很不一致，因此，只有个别人才可能成为“弄潮儿”。那么，这个即将出生的秦国王室的后代，能够在后来的若干年内得到历史女神的垂青，将统一之链构造完成吗？如果可以的话，他所统治的世界会是元元黎民所企盼的太平盛世吗？还会再出现类似长平坑卒那样残酷的杀戮吗？

在当时，这一切自然还无法预料。后来的史书记载了在当时未被人注意到的一件事情：这个秦王室的后代，在长平大战结束三个月后，于邯郸城内呱呱落地了。他，就是本传传主——后来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

赵政由来

秦始皇姓嬴名政，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常识。然而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这样写道：

“（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由于出生在正月，秦始皇被命名为正；又因为古代正、政通用，故亦写作政。然则司马迁肯定秦始皇首先是赵政，而不是嬴政，这是为什么呢？

秦始皇最早叫作赵政，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出生在赵国。先秦时期曾有过以出生地之名为姓的风习，不过到了战国末期，此风习已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司马贞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中所说的“秦与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也是为了顺便对秦民族的情况进行扼要的介绍，

我们需要对有关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追溯。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有这样一则美丽动人的神话：有娥氏的姑娘简狄，做了帝喾的次妃。一天，她和姊妹们一起去河滨洗浴，看见一只玄鸟飞来，掉下一枚卵，简狄便把它捡起来吞下去，于是便有了妊身，生下了殷契（见《史记·殷本纪》）。据说契就是殷民族的始祖。殷人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直到殷商王朝被推翻以后，殷人的后裔依然十分虔诚地赞颂着他们的祖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玄鸟》）

历史也常常发生巧合。在《史记·秦本纪》中也记载了一个同上述玄鸟生商极为相似的十分浪漫的故事：秦民族的先人是帝颛顼的后裔，叫女脩。一天，女脩正在织布，一只玄鸟飞过来，落下一枚卵，女脩把卵吞下去，后来便生下一子，起名叫大业。

我们知道，对目前已知的各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系统，沿着其丰沛的水流，都可以追溯至其潺潺流淌的宗教源头。在原始的宗教崇拜中，图腾崇拜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殷人和秦人的传说都提到了玄鸟。从玄鸟在传说的整体架构中的位置和作用来看，它显然是原始宗教中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而形成的图腾崇拜。殷人和秦人之所以世代代将此传说口耳相传，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认定了玄鸟同自己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吧。

玄鸟就是燕子。这是被大多数古今学人认可的说法；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玄鸟不是张口分尾的燕子，而是高贵雍容的凤。因为殷人是太皞和少皞的直接后裔，而太皞是东方的鸟神，是凤姓的祖先；凤就是凤（见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71页注②）。

在远古时期的传说中，东夷有一个少皞氏族集团。据说少皞建都在东方的穷桑，五彩辉煌的日光照耀着那块地方。这说明少皞氏是居住在中国东部的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浪漫动人的神话：少皞氏刚即位的时候，正好有凤鸟飞来，少皞

就以许多鸟名当作百官的名称。历正官叫凤皇氏；司分官叫玄鸟氏；司至官叫伯劳氏；司启官叫青鸟氏；司闭官叫丹鸟氏。此外，还有什么司徒祝鸠氏、司马鵲鸠氏、司空鸛鸠氏、司寇爽鸠氏等等。在远古蛮荒的时期，当然不会有什么历正司徒司空之类的百官，所谓玄鸟氏、伯劳氏等等不过是皆以鸟为图腾崇拜的小氏族罢了，他们都出于少皞民族集团。这个传说表明了，后来地处西戎的秦人本出于东方，而玄鸟也不是凤。

秦人姓嬴，这个姓的产生，有着很浓厚的传奇色彩。传说女脩生子大业，大业娶了少典氏的姑娘女华，女华又生了大费。大费即为柏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伯益。传说伯益曾同后稷一起奉帝舜之命辅佐禹根治洪水。治水成功后，帝舜把玄圭赐给禹以示奖赏。禹表示治水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也有伯益的辅助之功。帝舜于是很欣赏伯益，除赐予奖赏外，还作主将姚姓之玉女许配他为妻。除治水外，伯益还是驯养鸟兽的行家。《史记·秦本纪》和《尚书·舜典》都记载了这方面的传说：有一天，帝舜问大臣们：“谁能管理和驯服我山泽里的草木与鸟兽呢？”大臣们一致推荐伯益。帝舜就任命伯益做他的山泽官，还命令朱、虎、熊、罴四位大臣辅助伯益前去调驯鸟兽。结果，那些野性十足的飞禽走兽都被伯益调教得老老实实的。帝舜对此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伯益管理山林的出色劳绩，就赐其为嬴姓。

关于赐姓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考据。不过，伯益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只燕子，因为益同嗌，在籀文中写作，描绘的就是张口分尾的燕子的形象（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第207页）。清朝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伯益嬴姓，其子皋陶偃姓，偃、嬴只是一语之转。而已故史学家刘节先生亦指出燕、嬴为同类双声（转引自林剑鸣《秦史稿》第21页）。所以，偃、燕、嬴皆为一姓。而秦人的嬴姓，正是他们念兹在兹的玄鸟本身。

根据女脩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的传说，可知秦人社会也曾经

历了一个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而帝舜赐姓的传说，又透露出在大业之后的以男姓为社会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秦人还是一个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民族。这方面的例证在《史记·秦本纪》关于秦人先祖事迹的记载中还可找到一些，这里就不再予以介绍了。

作为臣服于殷商王朝的东方氏族，秦人祖先在西周立国以后成为周族的氏族奴隶。不久，嬴姓氏族参与了武庚叛乱。叛乱被平定后，嬴姓氏族的一部被周族迫令西迁，同曾为殷商守卫西陲而早已迁到渭水中游的嬴姓一部会合，踏上了黄土高原（此据林剑鸣《秦史稿》）。后来，他们受命为周朝王室养马。由于长时期积淀而形成的游牧文明的不断光大，使他们所驯养的马匹的数量迅速增加，所以周孝王决定要他们的“后世亦为朕息马”，并将秦（在今甘肃省清水县境内）这块地方封给他们，使之定居，号曰秦嬴。西周末，犬戎与申侯伐周，杀死幽王，秦襄公领兵救周有功。后又以兵送平王东迁。因此，“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史记·秦本纪》），乃立秦国。

秦人先祖中最善于驯马驭车的是造父。这是一个与周穆王有特殊关系的传奇式人物。周穆王是一位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的天子，因此他豢养了许多名驹宝马。《穆天子传》说他拥有赤骥、盗骊、白义、渠黄、骅骝、踰轮、绿耳、山子等八匹骏马。晚出的《拾遗记》将这八骏进一步神化，说它们跑起来足不践土，行越飞禽，夜行万里，乘云而奔，有的还生有肉翅，真是神骏无匹，马中飞龙。《史记·秦本纪》说这些宝马就是为穆王驭车的造父找来奉献给他的。好远游的穆天子见到如此神骏的宝马不禁游兴大发，命令造父以宝马驾车，载着他去西方巡游。《穆天子传》说穆王在西方见到了“天帝之女”西王母，并向她敬献了礼物。在瑶池上，兴高采烈的穆王大摆筵席，宴请西王母。宾主二人一会儿频频举杯痛饮，一会儿又作歌吟唱，悠哉优哉！穆王兴奋得忘了家在何方。在西游

的过程中，忽然传来了徐偃王作乱的消息，于是“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史记·秦本纪》）。剥去这些传说的神话面纱，可知造父精良的驯马和驭车技术很得穆王欢心，使其能饱览各地风物，并能迅速回返平定叛乱。故而穆王将赵城（故址在今山西省霍县）封给造父。当然，穆王平定的不是徐偃王叛乱，因为二人并不同时，相差 300 多年；叛乱者另有其人。这可能是造父的后世子孙们为了炫耀祖先的功绩，而故意把与楚文王同时的徐偃王硬塞到那个时代去的吧。这也是常见的构造传说的一个方法。

总之，造父这一支嬴姓的分支，从此便定居在赵城，并开始以封地为姓。进入东周，他们先是做晋国的属民；到春秋末期，又同韩、魏一起肢解了晋国，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赵国。所以，嬴、赵两姓本为箕豆同根，都是玄鸟的后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初蒙世生的秦始皇才有了赵政这个姓名。

二、迷离的身世

第一块基石

《战国策·秦策》记载着一段父子之间的有趣的对话：

“(子)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父)曰：‘十倍。’

(子)曰：‘珠玉之赢几倍？’

(父)曰：‘百倍。’

(子)曰：‘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曰：‘无数。’”

听了父亲的回答，首先问话的儿子迅速下定了决心，十分干脆地说道：